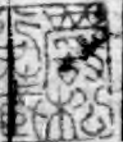


凡例

一 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爲提綱繼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成篇段謹僭列各病之首

一 凡脉法皆採摭王叔和脉經要語本經缺者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之

一 凡方法備載於脉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景內傷一宗李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著諸方冠于其首以劉張李



三家之方選其精要者繼之于後外有諸家名醫
有理妙方又採附于其末以備參考

一凡祖父口傳心授及自己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
匿悉皆附於諸條之末與眾共之如本病無者則
缺之

一凡自己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
而治愈者悉附于各條之末俾後人或有不採取
焉無者缺之

凡集錄諸賢成方蓋爲後學設繩墨耳學者不可
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潘耒與錄于各
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有權耳

一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目就於各條藥下細註雖
若煩瑣庶免鹵莽者忽畧以誤人也

一凡用水一盞卽今之白茶鍾也約計半斤之數餘
倣此

一凡古方分兩重數大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爲小劑
且如一料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貼止該一
錢從其輕重以十取一惟效東垣都作一服之義

庶使後學有以修合之便云

一凡古方云咬咀者今悉改為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者所誤以申明先哲言不盡意之義是用書於卷首以與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為是煩賢者正之勿謂愚之狂妄幸甚

王氏增補醫學正傳卷之一目錄

醫學或問

中風門

論

脈法

丹溪方法

四君子湯

四物湯

二陳湯

小續命湯

大秦芫湯

三化湯

羌活愈風湯

防風通聖散

稀涎散

附胃風証

丹溪方法

獨聖散

胃風湯

烏藥順氣散

以下俱增補

稀荏丸

搜風順氣丸

安神湯

獨活寄生湯

二丹丹

丹溪活套

傷寒門

論

脈法

丹溪方法

桂枝湯

麻黃湯

葛根湯

小青龍湯

大青龍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調胃承氣湯

小承氣湯

大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

白虎湯

理中湯

四逆湯

真武湯

朮附湯

小陷胸湯

大陷胸湯

小半夏湯

梔子豉湯

玄參升麻湯

陽毒升麻湯

薑附湯

藿香正氣散

不換金正氣散

加減涼膈散

十神湯

消風百解散

黃連解毒湯

金沸草散

五苓散

九味羌活湯

兩感大羌活湯

六神通解散

消風通聖散

益元散

三一承氣湯

茵陳蒿湯

甘露飲

半夏瀉心湯

檳榔散。旋覆代赭湯

枳實理中丸

近効方

結胸灸法

丁香柿葉湯

橘皮竹茹湯

小柴胡姜橘皮竹茹湯

梔子柏皮湯

辰砂五苓散

以下
增補

犀角地黄湯

竹葉石膏湯

人參石羔湯

酸棗湯

溫膽湯

加味溫膽湯

補中益氣湯

酸棗仁湯

六一湯

枳實梔子湯

白朮散

增損白朮散

茯苓半夏湯

赤茯苓湯

梔子厚朴湯

五味子湯

甘桔湯

大橘皮湯

四逆湯

壞証奪命散

發汗法

取汗法

取吐法

香烏湯

丁藹湯

麩法

王氏增補醫學正傳卷之一目錄

醫學正傳增補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天民原編集

安成世醫後學王溥

續增補

醫學或問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
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
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瀛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

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攷辨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陀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于刳腹背、瀉腸胃而去疾，則涉于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

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于六氣所傷，而于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高陽生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冰推五運六

氣之變撰爲天元玉冊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
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
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敘千金方翼
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爲憤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
足以其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
燾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灸之詳頗
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
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常許叔微叔微
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常雖能出奇應

變而終未離于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
乙深造機之闡奧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藏之方各
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
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
世槩以嬰兒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
亡出於閭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
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
從正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
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正則又宗乎完

剝者也。元素以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于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于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或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者爲原病式。闡奧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

名醫若吳中羅益、滄州呂復、晉乘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溪朱彥修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矣。若夫歷代名醫。今但舉其最者言之耳。豈態悉具于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旣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祖父相承

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書則謂三世之醫子
讀三世之書歟爲祖父相承之家學歟請明言其
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醫不止于三世
而其書又奚止于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
予同邑丹溪朱彥修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
而得羅大無爲之依歸以醫道大鳴於當世遐邇
咸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溪生同
世居同鄉於是獲法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
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夫才疎

質鈍而不能奉揚其等之業爲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亢則害承迺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詳矣
其間猶有未悉之音請陳其略如左黃帝曰願聞
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
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
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
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
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
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迺制也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五行之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地理分佈六方在歲時分爲六氣初氣自丑至卯始于大寒而終于春分厥陰風木主之二氣自卯至巳始于春分而終于小滿少陰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於小滿而終于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于大暑而終于秋分大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亥始于秋分而終于小雪陽明燥金主之終

氣自亥至丑始于小雪而終于大寒大陽寒水主之夫所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于卯之地也少陰居火始于此而右遷故曰顯明之右蓋天地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位之下各有巳所不勝者承之于下王氏曰承猶隨也而又有妨之之義以下奉上故曰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所亢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害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大過也害者害承者之元氣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一

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水生木
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循環無端生生
不息六元者水爲木之化元木爲火之化元火爲
土之化元土爲金之化元金爲水之化元亦運化
而無窮也假如火不亢則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
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之蓋恐害吾金元之氣子
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行勝復之理不期
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之常如亢則制
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言所乘者力
衰而所亢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則爲六淫
在人身則爲六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變也所
承者衰盛而無氣故所亢者其勢縱橫而不可遏
也在天地則大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大
畧如斯未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溪先生格致餘篇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
常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
有血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
者其義何與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

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
莫能悟其旨也請陳其大畧如左夫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者在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
乎一體而論非直指氣爲陽而血爲陰也經曰陽
中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
是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
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
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補血中之陰曰陽
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

法以補氣藥中加烏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
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
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
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
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註曰
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
反助火邪而燥真陰元陽虛甚之軀亦不可投引
本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

謂氣虛卽陽虛止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
屬血虛卽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
殊不知東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血此陰陽二字直指氣血言
又曰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芪
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爲勞極參
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耳非血
虛者之所忌也如王汝言之通達亦未明此理其
所著明醫雜著謂近世治病但見虛證便用參芪
屬氣虛者固宜若是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

那是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
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蓋
甘溫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曰婦人產後陰
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于外故多發熱止可用四
物湯補陰虛而以炙乾姜之苦溫從治而收其浮
散使歸依于陰亦戒勿用參芪也丹溪曰產後當
以大補氣血爲主旣曰陽無所依而浮散于外非
參芪等藥何以收斂其散失之氣乎噫汝言之論
何其東垣丹溪俱不相合耶世之膠柱調瑟者比

比皆是予不容不辯也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脉四者而已
今人惟效脉法但知其一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
如左夫形診者觀其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
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
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亦不足此陰
陽兩虧也當急補之不可刺刺之重不足重不足
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
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
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
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又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
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
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
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
掉骨將憊矣凡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
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
之濕也言而微終日廼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
歛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

久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曰言語先輕後重高厲有力是爲外感有餘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沉困無力是爲內傷不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如草滋者死黃如積實者死黑如炷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

青如翠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朱生於肺如縞裹紅生於肝如縞裹紺生於脾如縞裹括萸實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臟所生之外色也欲觀五臟之五邪當辨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來者爲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爲虛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爲微邪妻乘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鬼賊爲害也自病者爲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病者

其色青如帶赤是爲實邪其病易治法曰實者瀉
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爲虛邪病亦易治法曰虛
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爲微邪尤爲易治法
曰微者逆之爲正治也其色青而帶白是爲賊邪
難治故多死法曰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青如
蒼壁之澤乃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
做此而推又四時皆帶紅黃多吉青黑多凶若此
之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人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經何

故只傳足之六經而不及于手之六經乎劉草德
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水土得寒則拆
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經惟屬金與火蓋火
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
以議之乎曰言似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
如左蓋人之有身頂天履地身半以上天氣主之
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是以上體多受風熱下體多
感寒濕其爲六節之氣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升
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之後三氣時值

秋冬其氣降沉故人之身半已下應之自十月小雪之後爲六氣之終大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大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于足大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故也又曰熱先于首而寒先于足其義亦通寒邪鬱積既久次第而傳于陽明少陽以及三陰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及于手之六經而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期然而然也何疑之有哉

或問三焦爲腑有以心胞絡爲臟者有以命門爲臟

者脉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或問三焦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腑臟而其位俱在胸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胸中之脂膜又或謂之裹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是而孰非歟請明以告我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畧陳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著乎地者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在地有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天則有風熱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臟六腑之具于

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
爲風在地爲木在人臟腑爲肝爲膽在天爲熱在
地爲火在人臟腑爲心爲小腸在天爲濕在地爲
土在人臟腑爲脾爲胃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
臟腑爲肺爲大腸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臟腑
爲腎爲膀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于天地上
下氣交之中故合爲五運六氣人爲之相火亦遊
行腔子之內上下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自合于
五臟六腑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

不能有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爲臟配合三焦而爲
六臟六腑總爲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爲一臟初無
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爲相火之臟
王叔和始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爲表裡亦有深意
寓焉蓋命門雖爲水臟實爲相火所寓之地其意
蓋謂左屬陽右屬陰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
火靜守常而主乎永動處變而化爲火者也然而
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間發則
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爲雷霆也在下則寓于兩

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海而爲波濤也或
一曰常聞人身之言腑者若府庫然能盛貯物之名
也若大小腸胃膀胱膽五腑皆有攸而盛之者但
未審三焦果爲何所盛乎曰三焦者蓋指腔子而
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胸中盲膜之上曰上焦
盲膜之下臍之上曰中焦臍之下曰下焦總名曰
三焦其可謂之無攸受乎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
內包羅乎六臟五腑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裹心
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與三焦之系連
屬故指相火之臟腑皆寄在胸中此知始而未知
終也其餘諸說皆展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願
俟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目之而悉以升麻柴
胡之類佐之何歟曰夫天地四時之令春夏之氣
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寒而降沉則萬
物肅殺人肖天地常欲使胃氣溫而升浮而行春
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氣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肅
殺之令耳又升麻能令胃氣從右而上遷柴胡能

令胃氣從左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餐泄濁
氣在上則生臌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
無已上等證又參芪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
不以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
補哉或曰東垣生于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陷此
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曰地不滿東南土氣
下陷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腕不
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于
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爲有痰有食胸中迷悶者固
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脈審證明白知是虛
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胸
中滿悶難當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
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
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炒更
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柴直抵下焦
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
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大過爲是也昔醫
和對晉平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而曰陰陽
風雨晦明何也曰辭雖異而理實同焉彼謂陰淫
寒疾者卽大陽寒木之令大過而爲寒疾也陽淫
熱疾者卽少陽相火之令大過而爲熱疾也風淫
末疾者卽厥陰風木之令大過而爲末疾也雨淫
腹疾者卽大陰濕土之令大過而爲腹疾也晦淫
惑疾者卽陽明燥金之令大過而爲惑疾也明淫
心疾者卽少陰君火之令大過而爲心疾也或曰

陰陽風雨卽爲寒熱風濕之疾彼此固脗合矣所
謂晦淫惑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相符請明以
告我曰歲金大過燥令大行久晴不雨黃埃蔽空
日月冒明當爲疫癘之疾山嵐瘴氣是也惑當作
疫傳寫之誤耳君火大過熱令早行火爲離明之
象故曰明淫如內經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是也
少陰君火司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小滿時大熱也
有釋明爲晝明晦爲夜晦惑爲蠱惑心志皆非也
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惑心

志者亦非天地之邪淫也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飲食同入于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可出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內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于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夫胃爲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藉脾土轉輸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爲粗滓下出幽門達大小腸而爲糞以出于穀道其清

者條焉而化爲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爲汗液津唾助血脉益氣力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也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爲溺以出乎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爲濁氣既入而在膀胱之內者卽化爲水是故東垣有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乎脾胃之上卽如天之覆于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而爲雲天氣下而爲雨水入于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

霖雨于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爲雲又復化爲霖雨
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壯
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曰壯者如春
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
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多則小便多升多者不見
其爲何物而出于上竅焉內經曰青陽出上竅濁
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
濁陰歸六腑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爲氣不可論
其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
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
之所繫焉是故腎元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
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人多壽夭元氣反
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元氣反盛乎曰丹溪謂白
者肺氣弱黑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
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
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
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

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瘵王註曰
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方之
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
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其
氣煩渴故夭折或曰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
見于天地之四方者既得聞命矣而具于人之五
臟者未之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
人爲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臟常恐其不足東南
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臟常恐其有

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等語卽
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上奉于心肺故
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金氣不虛此子能令
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
虧此陰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虛
弱則無以制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
命門與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
勝之木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于下故
令人夭折也大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指

人身之五臟論皆不失內經之旨同歸于一理也
學者詳之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餐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
夫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降之病在
下者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之理宜然也其
或泄痢脫肛後重大孔痛不可忍是爲氣下陷也
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加以木香檳榔若夫四
藥同劑不無升降混淆矣有歸一治病之功耶曰
天生藥石治病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

用柴胡大黃同劑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
胡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
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木香
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故使脫肛舉而後重除
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有哉欲用藥者宜俟
此而擴克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
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獨謂左腎屬水右腎又屬
火又指右腎爲命門以配三焦之經嘗聞有生之

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卽造化天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冰炭相反何歟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內經以心胞絡爲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于經也其兩腎本爲一臟初未嘗有左右之分而越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爲相火之臟叔和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爲表裡亦有深義存焉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寓于其中陽旣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經所謂靜屬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是陽歸之陰而成孕者也又謂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

化生者也是故腎爲一臟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之形有二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柔而命爲五臟之根元也以左爲陰右爲陽陰爲水陽爲火水爲血火爲氣於是左腎之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臟之於腎猶枝葉之出于根也雖然但不可獨指右腎爲命門耳經曰大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大陽大陽根起于至陰結

于命門按王註靈樞經云命門者目也抑考明堂
銅人等經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
兩腎之間夫兩腎固爲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
雖爲水臟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
因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爲命門其命
門穴正象門中之棖闐司開闔之象也惟其靜而
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
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指乎右腎爲相火
以爲三焦之配尚恐立言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
爲何如

此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
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曰王大僕
已有註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如左夫壯火之
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勝復之理少而壯壯
而衰衰而復生循環無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
而復生其理實在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
食于壯火也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于少火也
壯火散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

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火不可無亦可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則燒燬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乃濟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卽此理也以人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爲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及五腑相繼而生五臟五腑之外又有別絡相火遊行于三焦之間故以三焦爲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腑臟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越人難經第一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大陰之脈動也夫寸口一脈何以

能決臟腑死生吉凶乎鰲峰熊氏註爲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註爲兩寸謂脉會大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請明以告我曰古聖立法以三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大臟六腑分配于六部之中故可以驗人臟腑之吉凶也殊不知內經言寸口者頗多悉兼關尺而言也大槩古人以寸口爲六脉之總名耳不然內經何以言寸口一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脉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談先哲註謂中手謂醫者之中指也然非病者之關脉乎夫越人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以已意妄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脉者皆係于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脉

平而死者生氣獨絕于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
釋者皆指為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
言尺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
甚曰此言寸口脈平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
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或曰臍下中行
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為第二
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
寸半腎腧穴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為腎之
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

丹田實為生氣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
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為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
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人
形羸瘦大肉已脫雖六脈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
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大谿二脈或絕更候臍下腎
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
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可不詳察之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
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素所能也

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陽者狂重陰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三部陰陽脉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故病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脉皆沉伏而細故病疲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東之塔巔且歌且哭其塔本無容步之階衆皆以爲怪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其身止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則借風雲之勢而能飛騰卽此義也矣足怪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臟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臟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臟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循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臟不再傷按其數乃有四臟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

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
明辨以決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
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臟
不再傷當作三臟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
之證必始于腎經五臟從相尅而逆傳已盡又復
傳于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
傳彼之三臟矣其有從相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
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
次第由順行而及于彼之三臟而有生生不息之

義故曰問臟者生學者其再思之

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詳其
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
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
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
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
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
長流水者卽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
不可泥于千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

故取以煎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峻急之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煎熬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慢流洄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吐痰之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卽向長桑君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藩頭管內之積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污濁之

氣故可以爲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水者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卽有孕取其資始資生發育萬物之義耳曰秋露水者其性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取以烹煎殺祟之藥及調敷殺癩蟲疥癬諸蟲之劑也曰井花水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一真精之氣浮結

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劑及修煉還丹之
用今好清之士每日取以烹春茗而謂清利頭目
最佳其性味同于雪水也曰菊英水者蜀中有長
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
其水者壽皆二三百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
日採其花英浸水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
中新汲水未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混雜之劑故
用以烹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水以物揚躍
使水珠沫液盈于水面其水與月窟水性同取其

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症等藥也曰漈
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處有新土科凹
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土氣內存故可以
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
諸水之名而未詳言其用今故述之以爲後學之
矜式云

或問丹溪治腫脹之症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相乘
爲病東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大者屬于
熱之語乃言傷寒陽明經大實大滿之證也又云

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是而孰非歟曰
東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
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于東南之地故病此者
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
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
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
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卻鹽味以防助邪
以大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運升
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妙法也活人

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
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
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治何治法之不同歟曰
夫水腫之證蓋因脾壯虛甚而肝木大過故水濕
妄行其中雖有清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以參
朮爲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
該之治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
疸沉積頑痰膠固鬱結于其中故或爲痿痺或爲
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土氣外形而黃

也故宜以厚朴蒼朮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其土氣
之敦阜用鐵粉青皮之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
以曲蘖助脾消積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
劑以收十全之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證之
藥易而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饑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爲嘔吐吞酸等證
何也曰饑而卽食渴而卽飲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饑不食是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中氣大不足矣
遇食大嚼過飽益甚是以大傷胃氣輕則吞酸惡
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爲內傷等證者多矣又或負
重遠行辛苦饑甚遇食大過則四肢倦怠矣若又
強力復行適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被外感之證
或爲腫脹危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
之慎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證其
灸法不問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補瀉之功
乎曰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
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之復溫

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其
鍼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
瀉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
可以瀉實也謂補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
去氣而留之未必能補虛也不然內經何以曰無
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無刺
大勞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新飽人無
刺大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
足也不可刺刺之重竭其氣老者細

矣若此等語皆有瀉無補之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例用局方十全大補湯以補之
其方實爲諸虛之關鍵也用參芪苓朮甘草以補
氣虛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吾子將何
以議之乎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
尚實或氣虛而血尚克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
毒藥以治其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
能以獲安不中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
脾二經虛損當以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水短

少者服之有功虛而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盲
虛而多汗者久服損其氣天人天年以其味淡而
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陽虛者當以黃芪補之
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服之有功若蒼黑人
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滿悶不安以其性
塞而閉氣也甘草爲健脾補中及瀉火除煩之良
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必斂膈不行
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甘緩也川芎爲補血行
血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人久服

則真氣走散而陰命心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也生
地黃能生血脈然胃氣弱者服之防損胃不食熟
地黃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泥膈不行人參爲
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久嗽
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
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爲涼血益血
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歟然形瘦氣弱稟賦
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
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究本草之詳不可

妄施以殺人也

或問脉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爲無病常人之脉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脉豈無緩急遲數之殊與經曰性急脉亦急性緩脉亦緩大抵脉緩而遲者多壽脉急而數者多天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脉急數者氣血易虧而神機易息故多天脉遲緩者氣血和平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卽

天地之嘘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二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有人寸關尺三部之脉按之絕無形跡而移于手陽明經陽谿與合谷之地動者何與曰手大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臟一腑相爲表裏其列缺穴乃二經之脉絡故脉從絡而出于陽明之經此爲妻乘夫位地天凌泰生成無病之脉耳學者可不曉與

或問婦人產後之証丹溪爲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治
雖有雜証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
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證悉宜大補氣血
乎曰詳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証
雜揉但虛而無他証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
虛而感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祛風之劑或因脾
虛而食傷大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
血惡露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
然後大補經曰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

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卽標
本之意耳臨証之際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不可
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五個
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娩或踰
月而始生其理何與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
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克盛養胎之外其血尤有
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
事觸動任脈故血下而未傷于子宮故也雖然孕

中失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子
曾見有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個月
生者往往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凡
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
庶分娩之無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個月內不能謹
以致氣血虛故也請問其旨何與曰蓋婦人有娠
大不宜與丈夫同寢今人未諳此理至于八九個
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

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
如夢覺卽欲分娩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
其胞中之漿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卽翻身隨漿
水而下此爲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
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
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致橫生逆產臨產之
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
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路通達庶有速產
之功醫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與否與
曰妖崇爲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至于人家
猶犬亦有善爲妖者大抵被其惑者皆性淫而氣
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未有正人君子血氣
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法必滋補其真陰以壯其
正氣安養其心神以禦其淫邪房幃之內罅隙不
通邪何由而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
神愈不安決無可瘳之理遇斯疾者可不謹與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死者

何也曰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
耳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法則機息言動根
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夫神機未息
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身雖不運用然亦未至
于機息而死也古所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
癱者坦也筋脉馳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
氣散慢渙然而不用也或曰其爲治之法與諸痺
同乎曰不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
痛痺筋骨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曰周痺周身

皆邪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氣不足之証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學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實虛虛之覆轍云

或問雀目之証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慮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虛適遇寅申二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火炎于上木鬱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

心血沸淖而乾涸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蓋心出血肝納血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目得血而能視緣肝開竅于目肝既無血則目瞶而不明矣或曰目瞶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于亥旺于卯而絕于申至于酉戌之時木氣衰甚遇亥始生至日出于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雖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曰雀目之變終爲黃脈而死何也曰蓋木絕于申乃水土長生之地木氣委和土氣敦阜經謂

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
侮所不勝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先宜地黃芩
歸等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蒼朮陳
皮之類平其上氣之有餘此乃略示端倪耳醫者
自宜臨証斟酌而處治之不可按圖而索驥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爲犯土謂犯其土皇也或
安碓或作竈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事適遇小
兒氣喘遂云犯土無疑矣聽信邪術退土或書符
命貼于動土之處或呪法水焚符調服或按家之

九宮謂土皇居于何宮大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
之土與兒飲之能釋土皇之厄而喘定爾亦有驗
者夫歷代醫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証爲
黃冠之流醫治與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
因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爲病
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使腠理
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瀉之後而中
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氏益黃散東垣補
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

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借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
窺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大陽之土能安土也
夫小兒之証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
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益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
醫者自宜檢方按法以調治之母聽末流之俗以
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與曰晝之所思爲夜之所見
凡男女之性淫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無時不起
故勞怯之人多夢與甲 父夫所謂鬼胎者僞胎也

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無窮
所願不遂爲白淫白濁流于子宮結爲鬼胎乃本
婦自己之血液淫精聚結成塊而胸腹脹滿儼若
胎孕耳非僞胎而何或曰嘗閱滑伯仁醫驗謂仁
孝廟廟祝楊天成一女薄暮遊廟廡見黃衣神覺
心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診
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
如蝌蚪魚目者二升許遂安此非與神交乎曰有
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爲形能與人交而有

精神成胎耶噫非神之惑于女乃女之惑于神耳
意度此女年長未配正所謂思想無聊所願不遂
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惑焉

或問鰲峰熊氏纂集運氣全 及撰爲傷寒鈐法以
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
六氣與傷寒六經証候無不照合謂某日當得某
經某經當用某藥而以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
按法施治如大陽無汗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
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証察脉但推筭病在此

經卽用此經之藥實爲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
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
靈爲戲玩耳竊謂上古聖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
以十干配而爲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爲六氣天以
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于歲
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今草莽野人而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爲運
氣鈐法取仲景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

法也殺人多矣知聖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氣瘟疫謂春有青筋卒證其候頸背雙筋彙急先寒後熱腰強急脚縮不伸胸中欲折或眼黃項背強直夏有赤脉攢證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驚動不_定秋有白氣裡證其候經絡壅滯皮毛堅豎發熱生斑體泄氣喘引飲冬有黑骨瘟證其候腰痛欲折胸脇如刀刺切痛心腹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證其候頸下結核頭重項直或皮肉強_硬而隱隱發熱嘗聞醫有

賢愚疾無今古近年以來未嘗有已上諸證何今古之不同與請明言其故幸甚曰瘟疫之證素無定體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同愧予年踰八旬略未見此異證或世有之而予未之見與抑亦見之而予未之識與安常稟出類拔萃之資爲一代名世之士著述方書以爲後學之規範豈好爲異說以欺世罔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于蘇子瞻尚書所傳又謂其方不知其所從來而故人

巢君穀世寶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
自古論病惟傷寒至爲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
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厘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
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
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
用諸藥連服取瘥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
藥性少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卽覺清涼殆不
可以常理論也時疫流行平日輒煮一釜不問老
少良賤各飲一大盞則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病

能空腹一飲則飲食甘美百疾不生真濟世衛家
之寶也吾子何不依其法多合以濟之瘟疫豈非
積德之一事乎曰子闕其方殆與醫道不合蓋其
用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別無祛邪除瘴之能
如黑附子高良姜吳茱萸石菖蒲麻黃細辛半夏
厚朴肉荳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烈燥熱之劑乎其
有茯苓蒼朮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稍溫不
熱雖有柴胡芍藥枳殼三味之涼恐一杯之水難
救一車薪之火夫熱藥治熱病素問謂之從治又

謂之反治又謂之劫劑然此方必當時適遇瘟疫
之身熱無汗或日期已過邪氣欲去正氣將復之
際偶投一服二服劫而散之者有之由是衆皆以
爲得神仙之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正所謂訛上
傳訛也豈可以大釜煎煮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
令無病之人空腹服此熱藥乎用藥者若不執之
以理而謂不殺人者予未之信也安常爲一代之
名醫而載此方於傷寒論中而謂能博施濟衆亦
賢者之過焉